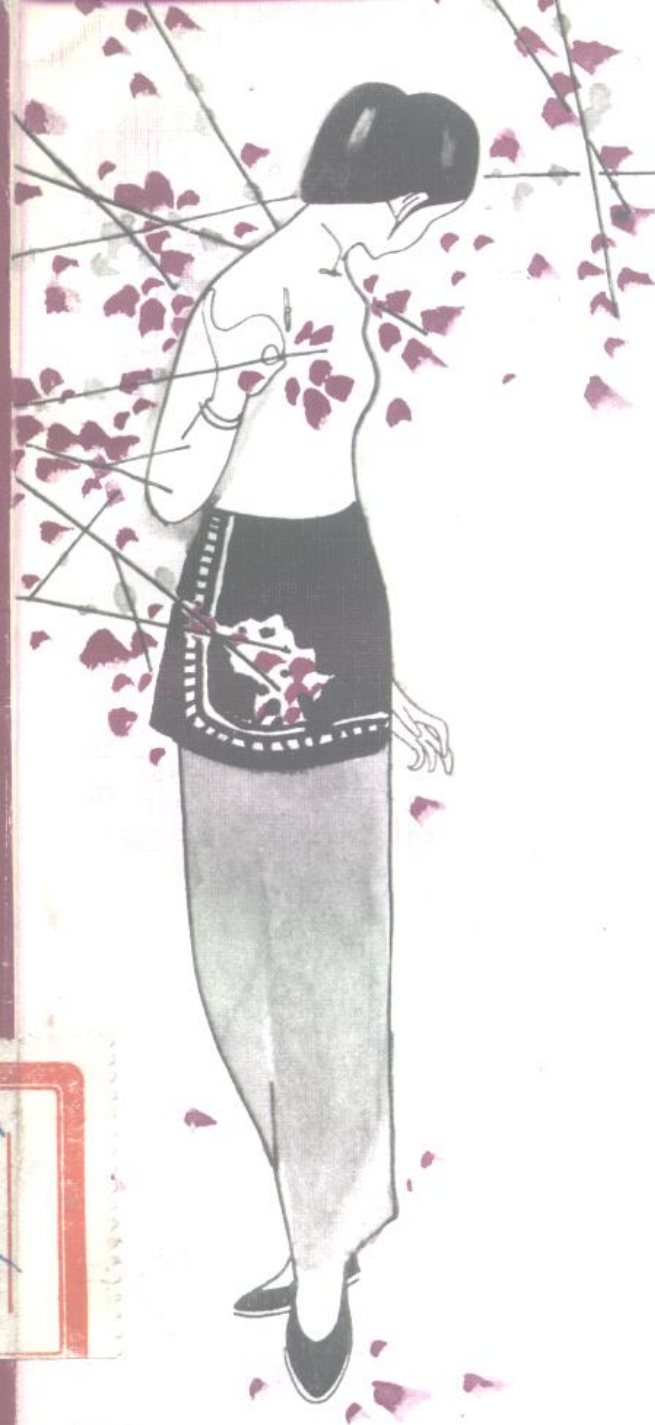


銀狐集

李广田



I266/11

銀狐集

李 广 田

银狐集

李广田

*

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

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4.5印张 2插页 74,000字

1981年4月第1版 1981年4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10111·1332 定价 0.45元



(1906——1968)

作者一九三五年摄于北平

题 记

六
 ！
 年余前，我在《画廊集》题记中曾说过这样的话：“今后是不是还写下去呢？如果写下去，是不是会有什么新的变化呢？虽然这时候我也不大知道，然而且以这座画廊作为一个路程碑总是可以的吧。”这话极其简单，也很明了，只是因为我主观地觉得自己的文章写不好，习作的期间虽已不短，却仍是岁月蹉跎，不见长进，而且越写越感觉困难起来，于是便有不必再写下去的意思。但如果写文章已成了一种习惯，或者说已是一种生活，为了快乐，为了悲哀，或为了朋友师长们的督促鼓舞，不得不随兴之所至而再有所写作时，是不是仍旧象从前那个老样子呢？这是我当时的一个问题。我之所以有如此

问题者，实在是因为我当时已经感觉到一种变化在潜伏着的缘故。也许是因为年龄的关系，也许是因为兴趣的关系，也许是因为其他我自己也不得而知的什么关系，我觉得我文章渐渐地由主观抒写变向客观的描写一方面。当然，这点变化的预感，我并不自认为是长进，同样也不认为是退步，我只是这样确切地感觉到罢了。

一年余后的今日，我又提笔为我的《银狐集》写题记，实在是一件意外的事情。在十几个内，我仅仅写了十几篇小文章，这数量实在是可怜已极，这证明我懒，也证明我忙，而最确切的还是证明我自己的“弱”，然而我到底又继续写下来了。至于那第二个问题呢，我却仍觉得迷离恍惚，那所谓渐近于客观的描写者，也还只是停留在“渐渐的”地方，甚至也还只是一种预感罢了。

在十七篇小文章中，只有少数几篇不是写“人”的，而这少数几篇却又并非写我自己，这意思是说：在这些文字中已很少有个人的伤感，或身边的琐事，从表面上看来，仿佛这里已经没有我自己的存在，或者说这已是变得客观了的东西。我不知别人看了这些文字会如何说法，若我自己，我却觉得上面这种说法是并不十分妥贴的，我只能说这些文字还是依然如前，或者说其中也不无些许变化，然而在大体上却还是如过去的文字一样，尽管这些文字中没有“我”字存在，然而我不能

不承认我永在里边。这原因也极简单：我对于我的文章无所谓爱憎，而事实上倒还是憎的分数居多，然而我对我文章中的人物却是爱着。我也并不是立意只拣了我所爱的人物作为我的文章材料，然而当那些人物一跑到我的笔下时，或当我已经把那些人物写完时，我才感觉到我对于我所写的人物已经爱了一场，而且还更加爱惜了起来。《乡虎》中的无赖棍徒，《看坡人》和《生活》中两个顽强瞎子，《上马石》中的鬼话老人，和《浪子递解记》中的糊涂少年，这些人都成为我的朋友。《他们三个》中的人物完全是出于我的想象，他们是被我用一种写诗的气氛制造出来的，我当然爱。《老渡船》中的主人是我的老邻居，完全是为了爱那个邻人的缘故，才有了那文章的最后一段，这是当我写完重读的时候才感觉得出的。至于《花鸟舅爷》中的舅爷和《五车楼》中的稚泉先生，都是我生活中的重要人物，就更不必说了。就因为这个，因为我爱我写出的人物，或者还不如反过来说，我文章中的人物被我深爱的缘故：这些文章中依然有我的悲哀，我的快乐，或者说这里边就藏着一个整个的“我”。

人应当知道自己，却很难批评自己，至于自己的文章，则更没有什么值得多说。我在前已经提过，我对于自己的文章无所谓爱憎，而文章中的人物却深为我所喜爱，我并不立志要别人读我的文章，我却愿意向别人介绍

我的人物，这是实话，也就是我敢把这本小书拿去出版的一个辩解了。

一九三六年七月十日，泰安岱庙



目 录

题记·····	1
平地城·····	1
他们三个·····	8
浪子递解记·····	14
桃园杂记·····	20
五车楼·····	27
花鸟舅爷·····	35
过失·····	41
老渡船·····	47
一个好朋友·····	53
银狐·····	59
上马石·····	67
柳叶桃·····	72

看坡人.....	82
乡虎.....	91
生活.....	104
成年.....	113
扇子崖.....	128

平 地 城

我们是被一辆骡马大车载向去省城的路。为要当天午前赶火车，并预备在太阳落地时候到城里，冬季夜长，刚听到第一遍鸡声我们就动身了。象这样夜行，我还是初次经验，大车在黑暗中向前摇摆，车轮的“工东”声就觉得异样，那声音响得很远，又特别震耳，会不会惊动了什么可怕的事物吗，有时竟这样担心着。两个赶车人却不住地谈笑，“信不信呢？嗯，我问你，你信不信呢？”常听到老年人这样追问。

天气很冷，地面上该正凝结着霜粒吧。向远方望，只见白茫茫一团雾气。天晴着，暗蓝天空中缀着灿烂的星斗。我从未见过那么美丽的星光，那是可以分辨出各种

颜色来的：紫的，蓝的，金黄的；而那些光芒又放射得很清楚，很耀眼，我几乎不敢正视那些光芒。我在几条棉被里紧紧偎缩着，心里却在想着些鬼怪的事物。有时候看见前面一片黑影，以为是走近一个村落了，走近时，才知道是一座墓林。年轻的赶车人便故意把骡马赶得快些，并把皮鞭用力地抽出特别声响。那个坐在外轡上的老人呢，则暂时也抖擞一下，并故意地大声咳嗽，这时候他们是不再谈笑了，直到走过很远很远，那座墓林已消失在雾气里了，他们的谈笑才又继续。

“你信不信！嗯，我问你，你信不信呢，嗯？”

坐在外轡上的老人又这样追问了。这老人有很多的特殊经验，话很多，而又很琐碎。那个年轻人则照例不大信服，总爱以这样的口吻作答：

“什么？什么？没亲眼见过的咱就不信。”

这却更引起老人的话题来。“没见过？没见过？”他这样反诘着，“你不曾见过，我却曾见过很多呢，年轻人什么都不服气。”于是他又举一个例子给年轻人听了。他说他年青的时候也是终年在外边跑着，又多是行着夜路。有一次，他是赶了大车从远方回家，距村子还有三十里路就已经夜了，无论如何，非当夜赶回家去不可，他心里这样想。但天色愈黑，道路也愈形崎岖，他心里怕极了，但同时却又觉得好笑，这有什么可怕呢，便自己安

慰着，壮着胆子，只好让一匹辕马任意走去。凡骡马都是生有夜眼的，他又说，所以它们才非常灵敏，并能看见人眼所看不见的东西。那时候，他一心地注视着辕马的耳朵，忽然，完全是忽然地，大车停住了，辕马把两只耳朵挺直地竖了起来。他心里立刻一怔，什么也看不清了，只象有一团黑雾立在面前。那黑雾愈增愈厚，使他觉得那简直是一堵黑墙。等不多时，那堵黑墙中间却又出了一道隙缝，且渐渐地露出了一道灰白，显然是一条正路样子，他顺着那路走去了。走了很久，很久，而且非常疲乏了，在车辆的击撞声中，他听出辕马的喘嘘，他用手去摸那马背，马背上已满是汗水。回头看看天空，三颗明朗的参星已落向了西边，知道已是下半夜时辰，他认定了他的方向是向东的，但计算时间就应该早到杨家林了。是啊，杨家林，他重复着说，杨家林是当地杨姓家的墓地，却又满种了白杨，一过这林，就去家很近了，然而走了一夜样子还不曾听到杨叶响。他心里跳着，也满身是汗了，直到天要发亮时，他才知道是绕着距杨家林不远的一方墓田转了一夜。

老年人说了这话，沉默了，好象在盼着年轻人的回答。但这一次那年轻人却故意不睬，只把长鞭在暗中摇着，并用野话骂着辕马。我则依然缩在棉被里，不知走了多远，或走了多少时候。最后，那个老人却又自动地

发言了：

“又一次，”他喃喃地说，“也是一个暗夜。忽然，完全是忽然，我的骡马又站住了，又竖直了两只耳朵。不好！我立刻这么一喊——”

“怎么啦？是不是又遇见了什么鬼怪？”

不等老年人说完，年轻人便插进来这样问了。

“什么也没有，”老人答，“不过那骡马要撒尿罢了。”于是两个人都笑了起来。

也许是将近黎明的缘故罢，我一时觉得冷不可支，两个赶车人也瑟缩得厉害，坐在车前面一声不响了。大车进行得很慢，轮声也变得很钝，仿佛老是轧在软泥道上，天上星光渐稀，只是远方的雾气也还依旧。直到在两箭之远的地方忽然发见一点灯火时，那老人才又抖擞了一下，并喃喃着说，“我们已经来到平地城了。”随即打一个呵欠。

我们都向着灯光之所在张望了一番，其实，这时候已是东方发白了，且隐隐地听到鸡鸣犬吠的声音。只有少许较大的星星还留在天上，紫的，蓝的和金黄的，这时都变成了白色。灯光亮处却不见什么城垣，只看出有些土堆隆起，忽高忽低，正象许多丘坟。我们齐声问道：

“平地城？城在哪里呢？”

“平地城呢，当然是没有城啦。”老人答。“平地城就是我们的省城。”他又解释着说。接着就讲出了下面的故事：

平地城原来是有城的，——他这样开始——但现在却是没有了。在古时候，究竟是什么时候也不知道，这座城忽然搬家了，当然，只有神仙才会这样办，也有人说就是鲁班，因为鲁班是一个大木匠。只用了一夜的工夫就把这城搬走，搬到我们的省城去了，妙处是一点不错，象未搬时一样，北关是北关，西关是西关，连一草一木都不曾零乱。睡觉的人们还正在好睡，清晨起来却已在乱山之中了，我们的省城不就在乱山之中吗，而且又是夹在两条东入于海的河流之间。这座城是被搬到一个下洼地方去了，就象一只船，被划到了一个港里，但那里却又时有急流泛滥之虞，夏秋之际，两河水涨，那下洼地方便真会变成一片汪洋，那只船就难免有漂流而去的危险，所以神在城南的山顶上立下一个高大的石礮，就算是缆船的柱子，那座山就叫做礮山，而我们的省城才得有一个今日。

老人又把话停住了，沉默着。片刻之后才又指着那盏愈去愈暗的灯光，说：

“看见吗？就是那盏灯，那就是卖油条的那人家了，他住在平地城南关。”

接着又说：

“我曾说过，不是连一草一木都给搬走了吗，只有这卖油条的人家却是给留下了。”

我们问这是为什么呢？他说，这原是应该搬走的，却因为他们夜里起来掌灯作活，把神灵惊动了，等到晨鸡一叫，一切都算完事。于是这人家就留在这里，并依然是每夜早起，掌起灯来作活。据说这里的地底下还蕴藏着无数的宝物，每于午夜时分放出白色的光芒，如果有人认清那发光的地方，总可以发掘出什么来的。听说那卖油条的人家就曾经费过苦心，但发掘出来的总是些枯骨朽木之类。这地方实在荒凉极了。

我们的大车走得更快了些，天已经完全亮了，我们陆续地遇着几个行路人，稍远处也看出几个村落。讲故事的老人向四处张望，并告诉我们许多奇怪的地方名称，以及到各处去的路程。年轻的赶车人本来已沉默了很久的，忽然又微笑着向老人问道：

“老伯，那些事可都是真的吗？”

“不真的？还会是假的吗？”老人确定地答。“你不信？不信？你不曾见过河北的曲堤塔吗？”

于是他又讲曲堤塔。他说，曲堤塔也是在一夜之间被神搬走的，不过搬走的只是一个塔顶罢了。“曲堤塔，任峰顶。”已经成了一句俗话，那塔顶是被搬到任峰去

了，据说，那一夜还刮过可怕的妖风呢。

太阳上来的时候，我们都舒展了许多。远方的雾已渐渐退开，地面上漫着一层薄霜，连我们身上和骡马身上也都是霜了。结在老人胡子上的很厚的霜粒，就好象开绽着一朵雪白的绒花。计算时间，当天傍晚我们是

